

長篇小說

汛濫的黃河

萍 草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泛濫的黃河

(全一冊)

著者 萍 草

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五至七號

版權
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

從星宿海發源的黃河，奮勇的奔騰而下，穿過磧石山脈，曲折盤旋的包圍了賀蘭山的半週，構成了廣漠千里的肥壤，然後再由北往南，在萬山叢嶺中，在危崖斷壁窄空裏面，湍急的冲刷着石子、泥沙、落木、鳥糞、獸骨頭、爛朽的船板，浩蕩的流去，流去。

流過了磧石、龍門、華陰，直衝到太華山的背後，對着古世紀的被風雨剝蝕的石崖，一連碰了幾下，好像一隻蜿蜒的巨獸，遭遇了什麼打擊似的焦燥的惱怒起來，在荒煙迷漫朔風凜烈的風陵渡頭，不停的打了幾個寒顫，於是又轉過頭來，拚命的向東北衝去。冒着雨、冒着風、冒着烈日凍雪、冒着淒冷的暗夜，在平沙橫亘的原野中，浮騰着、澎湃着、漫延着。漫延到都會、城市、鄉村、鐵路線、枯樹林子，接受着二十世紀新式的炮火，法西斯蒂侵略者的烽烟，在轟炸中、在怒吼下，於是橫瀉千里的奔放起來，冲刷着飛沙、膏壤、田禾，挾着

人、畜、野獸、林木、枯葉、村落中的傢具、墳場裏的破棺材。激蕩着，迂迴着，把幾千年的廣漠桑田，變成濁浪濤天的活海了。

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偉大的奇景：

作戰區域上，是蘇、豫、皖、邊區。

在地理的名詞上是黃淮平原。

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，是敵我對峙的黃汎區。

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奇蹟。據一般鄉村野老們的傳說，是五百年前就預定下了的劫數，應該有大命貴人出世，可是劫數一過，太平的日子，就會到來的。

在古時候不是就有這樣一個最有名的故事嗎？

大明朝朱洪武出世，三年大旱，九年大災，十五年的兵荒馬亂，現在還有一首流行的鳳陽歌爲證。到洪武十三年，黃河潰堤入淮，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會說這句口頭語：

「開了母猪窩，淹掉淮河坡。」

可是就在這時候，朱洪武恢復了中華民族的一統江山，他的軍師劉伯溫曾大吹牛皮的寫着這樣誇耀的文章：

「驗東風而受吏。六服傾心，測海水而來王，八荒翹首。」

也就是說，不祇是中國一統，就連住在天涯地角的外國人，連四海之外的洋人，也都來朝順了。至於日本呢？他媽媽的小小東洋鬼子他算得什麼。那時候——那時候呀！日本鬼子什麼都仰仗着中國，甚至於想讀書識字，也要到中國來留學哩！可是現在——現在的世界，已經是變了。

王老漢睡在船板上，回味這一些古老的故事，對着蒼茫無際的水面，他感到迷惑了，欠起身子，神往的看看穹廬般的天空，淒暗裏透露着發光的星星，黑夜是可怕的沉寂，祇有水濺着船板，發出嘩嘩的聲音，草叢裏的水蛙，咯咯的叫着。

一顆流星從頭頂上流過去，王老漢猛可的吃了一驚，抬頭望天，正北方的一塊黑雲，漫漫的湧上來，在紫微星垣的四週，黑暗漸漸的擴大，一直構成一個弧形的輪廓，在北斗

星與勾辰星的中間，伸出一條漆黑的翅膀，王老漢仰起臉，模仿着戲台上劉伯溫觀星的架子，憑着他一輩子的經驗，他判定：紫微垣當然徵兆着南京，右邊的北斗星，應該徵兆着漢口，左邊的勾辰星應該徵兆着徐州；南京去年失守了，現在徐州又打了敗仗，聽說漢口也吃緊了，怪不得黑雲這樣的湧盛。想着，他抱着一腔遺老憑弔破碎河山的心情，忍不住嗚咽地哭泣了。

「王師傅，王師傅，你幹嗎啦？」

「王師傅又做惡夢啦！」

撐船的于大海和王得功一齊這樣喊，他們知道王老漢一睡熟，就有說夢話的毛病的。

「我沒做夢，你們這樣大聲的喊，小心鬼子水上的橡皮艇呵！」

「不要緊，在這黑夜裏，鬼子的洋划子不會來的。就是連俺們自己也弄不清路徑。」說着，王得功四外望了一下，轉問于大海：

「俺們走到啥地方啦，四面八方都是水，我迷方向了。」

「我也弄不清楚，剛才走過的一條溝影，像是蘆草溝。前面那個黑村莊，應該是蒲溝集，能走不錯路，到天亮可以趕到古城。這樣無邊無涯的水，最容易迷方向的。」

王老漢很認真的囑咐他：

「大海要認清方向呵！這離蘆村店還有多遠。走到那裏要停一下，聯保主任李鴻賓在等咱們。」

「放心吧，走到蘆村店，會知道的，那麼大的一個集鎮。李鴻賓等俺們幹麼事？」

「那還不是也想趁船。」

「他也到古城開會嗎？」

王老漢像受了什麼感觸似的，大聲說：

「不祇李鴻賓要去，全縣九十六聯保，問公事的人都要去的。鬼子佔了縣城，縣官跑到鄉下，將來地方有什麼好歹，地方上的紳董要負責任呀，就是連老百姓也要——」

沒等王老漢說完，于大海就搶着叫：

「太平時候老百姓鳥不算，這時候老百姓可有用處。」

王老漢糾正他的意見：

「你不能這樣說，這是老百姓自家的事情，不是縣官一個人的事情，前清大反時候，捻匪作亂，也跟這一樣，張洛行攻破了縣城，縣長跑啦，後來也是全縣的練總，領着全縣的老百姓，大家來保護地方，誰都有妻兒老小，祖宗墳墓，縣官可以逃跑，老百姓是沒法逃跑的——」

說着對船艙裏望了一下：

「陳校長，你說我這話可對。」

躺在船艙裏邊的陳校長，可沒注意去聽這些，因為他正盤算着後天會議的準備工作，他很清楚的斷定，這一次的地方應變會議，是建立全縣抗戰力量的主要關鍵，也可以說，是發動豫、皖、邊區廣大平原的武裝基礎。由於他幾天來的多方奔走，由於同志們幾天

來的聯絡，他估量明天到會的人數一定不少，依照他的原定計劃，滿可以支持這殘破的局面。他興奮的拍着船板：

「對的，一點也不錯，俺們就照這樣幹。」

王老漢得意的說道：

「我剛才說的話不錯吧，跟前清大反時一樣，百姓要發起團練。我雖說沒讀過新書，可是五經四書我都讀過，世界再變新花樣，總離不開人情，天下大亂，國運否塞，老百姓祇有自己保護自己，新舊道理，都是一樣。現在的聯保主任，就是前清時候的練總。」

王老漢拉拉雜雜的說了這麼一大套，把陳校長沉沒在幻想中的意識提醒了，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：

「這跟大反時候還不一樣，捻子是中國人，現在是日本鬼子，弄不好就要作亡國奴。」

「反正是一樣的燒殺淫掠，不讓老百姓過日子，老百姓就要幹他。」

「就是不燒殺淫掠，我們也是要幹的，不幹就是漢奸。」

王得功從船頭上扭過臉來：

「不燒殺，那個說不燒殺，俺們家裏連雞狗都給吃淨了；大前天夜裏，我偷回到家裏看看，貪他奶奶的，啥傢伙都完啦，牛槽裏放一隻血淋淋的牛頭。」

于大海拾了一把高出水面的高粱柴，在船尾巴上的瓦灶裏燒起火來。

王得功警告他：

「該死，要小心鬼子的橡皮艇，雙溝、油河集一帶都有鬼子，你給他打火號嗎？萬一碰上就了不得？」

「怕鳥，怕也不是辦法，燒碗開水喝。黑更半夜，鬼子也是人，他也不敢惹俺們的，真來了，老子就跟他幹一傢伙。」

當真要幹一傢伙似他，于大海把斜挎在肩上的一支槍橫了起來，船從高粱梢上划過去，高粱桿子磨擦着船底，發出嘶啦嘶啦的聲音，被攪醒的釘在高粱葉上的蜉子和螞

蚱，撲撲的亂飛。

王老漢在黑暗的靜寂裏，隱約地聽見大地的呻吟。好像有一種絲紗絲紗的微音，又好像遠遠地刮來一陣嘩嘩的風聲，他覺得頭髮梢子一涼，打了一個冷噤，抬頭望天，紫微星正向他睜着眼睛。他心裏一亮：

「正半夜子時，元始天尊（註一）降臨了。」

他肅然的坐了起來，像羅漢似地，左手捂着祖師印，（註二）右手捂着劍訣，（註三）嘴裏唸唸有辭，脈脈的心境裏，做着誠懇的禱告：

「民國不幸，鬼子欺凌，諸位祖師老爺賜給弟子幾件寶貝，救世救民，挽救劫數。」禱告着，紫微垣裏邊的黑暗的雲層，好像漸漸的稀薄了，化出無數的裂縫，閃着青蒼的星光，他心裏忽然高興了：

「陳校長，照我這笨眼力看法，鬼子這樣的欺神滅道，奸淫婦女，非遭天誅不可的。宣講拾義（註四）上說，萬惡淫爲首，我這說法，你說可對。」

「對呀，鬼子一定失敗，我們一定勝利，我們抗戰，爲的就是要爭取勝利，我們這樣的進行組織民軍，也是爲爭取勝利。」

話雖這樣說，陳校長心裏可引起了一種渺茫的感覺。他很擔心王老漢這種迷信的觀點，會發生極錯誤的傾向，他很擔心這廣大普遍的紅槍會的武裝，難以把握，他試探地：「就是不欺神滅道，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，也不能讓鬼子胡作胡爲。」

「當然嘍，俺們這紅會的用處，就是保境安民，維持地方，胡作胡爲，會裏非幹他不可的。」

「聽說鬼子佔住縣城以後，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婆都強姦，我們一定要跟鬼子幹到底。」

王老漢忽然調高了嗓子：

「校長，祇要你說幹文的我不敢吹，武的有我來，三五萬紅槍，包在我王大壯身上。」

干大海搶着搭上腔：

「三五萬紅槍，我也能聯絡這樣多，俺們釣魚台一帶，遍地都有紅學，每個學裏還都有洋槍。從前幾天他們早就起來啦！碰見鬼子出來，大隊人馬，大家躲起來，要是碰到少的鬼子，就一傢伙給他幹掉。」

遠遠的傳來一陣排鎗聲，沖破了夜色的靜寂，在黑暗蒙蓋着的村落的上空，飄出來一片狗叫的聲音。

船划進蘆葦叢裏隱蔽了。

大地又漸漸恢復了靜寂。

在蒼茫的世界裏，一切都是縹緲和空虛，祇有船底下流水汨汨的聲音，夾着王老漢的睡憩聲。旱煙袋的燭火，流螢般的在船頭上跳躍着，劃出王得功熏黑的面影的輪廓。

陳校長面對着船艙的洞口，望着滿天的星光，慢慢的浸搖在一種幽美光明而又渺茫的沉思裏。他想了很複雜，很遙遠：想到抗戰前的各種情況，想到他參加保衛大上海工作時的情緒的熱烈，想到在津浦戰場、徐州戰場生活的緊張，想到一年來在戰爭中發生

的種種趣事，想到這在淪陷區支持抗戰工作的不可知的未來。

他興奮，他也害怕，他從新估定價值似的發現一些發動平原游擊戰的優良條件，他很科學的在頭腦裏構成一個很具體的工作綱領，他想到明天在地方應變會議中所應得到的圓滿結果，他彷彿記得西洋史上曾記載着一位革命家的名言：

「革命的主要條件，第一是武裝，第二是武裝，第三還是武裝。」

（註一）元始天尊是紅槍會坎門的教主，與通天教主李老君稱爲三祖師。

（註二）祖師印是紅槍會中一種手訣，可以震百邪。

（註三）劍訣是一種斬妖的手訣。

（註四）宣講拾義，是一種佛教會勸人的小故事書，在黃淮平原一帶最流行。

二

古城被紛亂和燥熱統治着。

一切的情形，都出乎陳校長意料之外，幾乎粉碎了他幾天來的理想，也可以說幾乎粉碎了他整個的工作計劃。古城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僻塞的肅靜的安定形態，倉皇和恐怖瀰漫着大地。

人的流、鎗的流、車馬的流，在黃沙飛揚的土路上滾動着，三五個一陣落伍的散兵，斜背着鎗，赤着腳，夾在難民的羣裏，通過古城的東西大街，衝着仲夏夜乳白色的濃霧，冒着黎明時的黑暗，晒着當午火熱的太陽，向西流去、向南流去、向荒烟漫野的平原裏流去、向不可知的方向流去。

「俺們這四面八方都有鬼子，蒙城、渦陽、永城、夏邑，統統失守，千真萬確。」
散兵督促着難民：

「你們這些逃難的快跑，鬼子就要趕到了。」
難民膽怯的看着兵士的臉：

「四面都是黃水，又來鬼子，逃到那裏去呵！」

「俺們是掩護退却的，老百姓要快逃，不能守在家裏的，上邊有命令，焦土抗戰。」

老太婆們哭泣着，守着一大堆破爛的行李，破衣服、鍋、碗、盆、瓢，陳舊得滿身發黑的油罐子，明光光的布油鞋，拾柴草的大柳條筐，筐繫上搭着小孩們的破尿布，她老是手拉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，像一鬆手就會給什麼吃掉似地，嘴裏不斷的嘮叨着。

「乖乖，可不要離開奶奶的身邊呵！兵荒馬亂。」

村童們牽着母牛，一個挨一個的走着，擠着，牛犢子在滿街上亂闖，母牛嘖嘖的叫了，於是担着包袱的男子們就罵起來：

「狗雞巴的，牽着快走呀，喚喚牛犢子呵！要是把牛犢子跑掉，我就把你個劣種的狗腿打斷。」

街房的門面緊閉着，街道兩旁燒起星星的燎火，炊煙攪混着夏夜的晨風慢慢的擴大，慢慢的籠蓋了整個的城堡，風捲來，吹散在淒迷朦朧的蒼空裏。

同太陽一道，帶來一大串更不好的消息，陽光射散了濃濕的夜霧，風從郊野上，從茅

屋院落的蠶池裏，刮來一陣尿溲的氣息，照往常一樣，軋軋的飛機聲，遠遠的傳來了。在騷動不安的場合，流行着一些可怕的不可究底的謠言：

「鬼子是分三路進攻的，南路從蚌埠、懷遠、鳳台、壽縣、正陽關，在三河尖都有鬼子的汽船了。中路從宿縣、蒙城、渦陽，現在潁州、太和一帶打着仗，北路從豐沛、蕭、碭，一直到永城、夏邑、商邱、亳州、鹿邑、淮陽，在白馬驛那邊已經發現了騎兵隊，坦克車衝到寧平城。」

王老漢偷着把王得功拉到一株大柳樹底下，小聲的問道：

「你是當過兵見過世面的，鬼子到底是有多少呀！四面八方，都是鬼子，我們這樣鬧着抗戰，打鬼子，叫鬼子知道了，不會來報仇嗎，咱們保護地方，要是給地方惹出禍來，對良心是過不去的。」

王得功想了一下，也像是打不定主意的樣子：

「那些地方，離這裏還遠，有句口頭語：南照潤河三河尖，三里垛子正陽關。這些地方都在潁州南邊哩，怕的是亳縣城裏的鬼子，向南一衝，咱們這裏就靠不住了。」